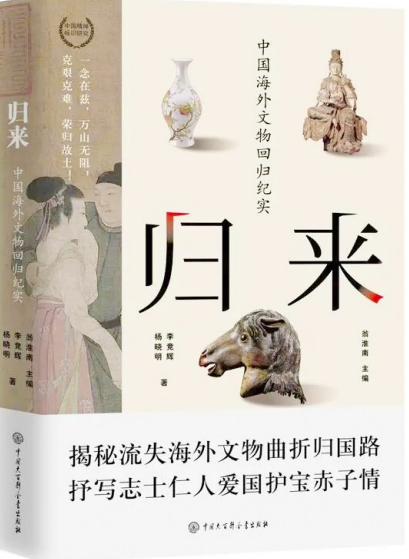




□李钊

伯远帖、韩熙载夜宴图、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永乐大典、淳化阁帖、皿天全方彝器身、圆明园青铜虎螭、曾伯克父青

□文贤猛

悠悠岁月，人们打开三峡有两种方式：一是古道，二是长江。

古道，我没有走过。多年以前，我爷爷走过。爷爷顺着茶盐古道到巫山采药，一去一来就是好几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弯弯扁担一只梭，我是三峡背二哥。太阳送我上巫山，月亮陪我过巫河。”到三峡的人们唱着背二歌，一曲一曲唱出一天一天的路，一天一天的活，一天一天的日子。

长江曾是走向三峡最快捷的路。三斗坪筑大坝之前，江水湍急，滩险浪高，从重庆乘船顺江东下，一近万州，轮船就放下铁锚，等着万州人梦，积蓄力量，待到黎明时启锚去闯险峻的夔门。从宜昌乘船逆流而上重庆，船到万州，依然放下铁锚，枕梦万州，第二天再冲险滩直上重庆。奔流的江，从重庆下宜昌，从宜昌上重庆，万州成了枕梦的驿站。“上控巴渝，下扼夔巫”，不是万州要作绿林留下这过江线，而是江流险滩所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诗人笔下的速度，江轮行驶长江之上，从万州到巫山至少还得要一天一夜，还得看雾、看浪、看礁石，那是长江上的慢时光。

时光飞逝，历史的车轮行至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这一天，当火车在全程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呼啸而过时，成渝两地万人空巷，沿线民众欢欣鼓舞，7000万西南人民终于实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夙愿，也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序幕。

1973年10月，火车从成都开出，跨过重庆，到达达州。那一天，很多家乡万州人赶去达州看火车，盼望着铁轨往三峡延

□游义平

走进慈云，是因为慈云的苗圃。
在慈云，遇见一条一条小河。小河很小，一步可以迈过去，当然是在枯水时节，还是在特定的地点。小河蜿蜒，曲折迂回，倒真如给村子系着的一个盆地，四周源峰环绕，云雾环绕着不知山峰有多远。环绕的小河很长，不见首尾。河水并不是太清澈略呈浅黄色，水面却很平静，宛如一弯新月，从苍穹中铺陈在地面。终究是天空中没有一丝白云，阳光倒映在平静的河面，如缎子般光滑。偶尔的石缝，隙壁上长有一些植物，细长的枝，圆葱的绿叶，有时在这些许的枝端还能发现零星星莹的果子。孩童奇怪夹杂惊喜，偷偷摘下尝尝，果子的味道肯定是没有孩子脸上的表情鲜美。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遇见罗先生。从小河边一片绿色覆盖的土里，指挥着人把

□友孟

尽管满屋子都是书，连地板上靠墙边的犄角见书都是书，我却仍然苦于“无书”。这不是矫情，也不是假惺惺谦逊。不说别的，就说今天写论文要征引一些现代诗人的诗与诗论，就发现几乎无书可征。徐志摩的诗集也没有。

所以每当友朋来我“有梦楼”，惊呼“这么多书”时，我就十分悲哀。只有一个叫王二的朋友才没有惊呼，因为他的藏书与我一样多（不，应该是一样少）。这就让我把他引为知己。

当然我也理解其他朋友的用意，欲借书多来赞我博识，从而制造话题拉近距离融洽气氛。只是我这人天生性爱较真，别人夸我书多，我总爱据理力争说不多不多，许多必备书都不齐全。

后来有一友人笑问：“你这么谦虚是不是怕我借书啊？”我大惊，大惭，遂无语。两人都立在当地，尴尬异常。
的确，我哪方面都慷慨，借钱借粮都

科普文学

铜组器、圆明园七兽首……这些国宝如今都静静地躺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从海外回流的中国珍贵文物。《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10月）对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解读，深度挖掘有代表性的文物从流失到归来的曲折命运，勾勒描绘出流失文物七十余载“回家”之路的壮丽图卷。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留下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的珍贵文物。令人心痛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因列强劫掠、盗掘盗潜、非法贸易等原因流失海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追索海外流失中国文物的脚步从未停止，让一件件曾经失去尊严与荣光的失落珍宝踏上归途，在中国的复兴之路、圆梦之路上重放光彩，虽然成绩显著，但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之路绝非坦途。

岁月沉香

伸。2002年10月23日，披红挂彩的火车开进万州双河口火车站，全城奔走相告，半城的人奔去双河口看火车，火车到家门口，这一等待就是30年。

三峡人不怕等待。2016年11月28日，第一列高铁动车组开进塘坊万州高铁北站。万州从铁路时代进入高铁时代。

三峡是中国人心中最美的画卷。“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滚滚而来的不仅有汹涌的江涛，更有改革开放的潮流和国家建设的澎湃浪潮，万州成为打开三峡的封面，“畅游三峡，万州出发”，万州给了世界走向三峡的捷径。

那天晚上，全城的灯都亮着，为高铁点亮，为未来点亮。

我们曾用脚步在成渝万古道上计算万州到重庆的距离，是10天10夜；用轮船在长江上计算，是一天一夜；用汽车在公路上计算，是8小时；用火车在铁轨上计算，是6小时。而现在，坐动车从成都出发，1小时18分钟到达重庆，再行驶70分钟到达万州。

沧海桑田的巨变，我们刚好赶上。过去，我们万州之下的云阳、奉节、巫山的朋友要走向远方，总是先来到万州。人未到，电话先到。朋友来了，有烤鱼、有格格、有炸酱面、有白酒，吃饱喝足，昂首走向火车站，他们的昂首是对高铁的期盼，那是仰望到酸的疼。

2022年6月13日，55880“复兴号”从重庆北出发开往巫山，这是三峡大地上第一列高铁动车组。

2022年6月20日，郑渝高铁全线贯

生活随笔

青青的苗圃装上车，罗先生拍拍身上的泥土，向不远处的一排工房走去。称之为工房，是因为这几间房子在这片绿土之间，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不像有人长期居住的模样。然而，工房里，却分明是人居住的环境。初春的野外，是带着寒意的，可工房里一片温暖——数台空调正在运转着。刚刚还在外面处理事务的罗先生，居然进了工房就不见了人影。为了找罗先生了解一些事情，必须得找到他，就挨着一间一间地找。工房是四间，第一外面空着的地方摆放着一个大的簸箕，上面摊着一层薄薄的黑色瓜籽，倒不禁让人怀疑是晒的瓜子，莫不是因为知道是树苗种子，倒是想要沾上一粒品尝。边上几个口袋，想是装这些种子的吧。这间屋子除了呼呼的空调声音，没有动静。进入第二间，却是密密麻麻的塑料瓶子，这些塑料瓶子都是清一色的五升菜油桶制成，里面都装了大半桶的黑色泥土。偌大的一间屋子，摆满了百余瓶。第三间全是装得肿胀的半人高的口袋，地面上，还铺了几堆褐

文心雅风

不会计较，惟独借书，却很“抠门”。

但是对像张三李四王二等又爱看书又有借有还的朋友，我却是很大方的。这是因为和朋友共读一本书，再争论之，是快乐的事情。

可是也有本不爱书，却因见我书“多”不弄走几本于心不安的人。我最怕这种人，将之称为书贼。以前我却不过情面，忍疼练些自己看过的书打发他们。如今我不心软了。书是我的肉，剜一块肉，你想该有多痛。所以我便说：借钱可以，借书没门。

读书可以有多钟目的。如果只想怡情悦志的话，我是不必哀叹自己书少的。光是东坡的一本墨迹，就足够我消磨半月的光阴。而成堆的外国名著更是可以成

文物回归

途。作为一道世界性的难题，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面临现有国际公约无溯及力和约束力较弱、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导权由海外文物市场国掌握、“文物流入国”不愿归还等难点，每一次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都是一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迢迢征途。如我国成功从英国追索的一批3400余件走私出境文物，从1996年对英国政府查扣的走私文物提出所有权主张，到1998年追回大部分文物，其中68件走私文物因各种原因长期滞留海外，通过不懈努力促使这些文物于2020年成功回归，追索过程一波三折、险象环生。而圆明园旧藏青铜虎螭，从1860年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劫掠至海外，到2018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它的回归之路走过了漫漫百余年。书中所讲述32个国宝回归故事只是众多国宝回家的一个缩影，背后所呈现的是一条辗转曲折、令人动容的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之路。

赶着高铁走三峡

通运行，中国铁路运行图重新刷新。一条大江点亮大半个中国，一条高铁喊响全国所有高铁，这就是三峡！

“打高的，看三峡！”这是今天三峡人的自豪！

坐上动车，10分钟到云阳，桃片糕送上来；20分钟到奉节，脐橙捧上来；30分钟到巫山，斑鸠叶豆腐端上来。

过去，一条江把万州、云阳、奉节、巫山连在一起，同饮一条江。后来，高峡平湖把几座城市连在一起，从江到湖，江湖之变，四座城市成为“江湖好汉”。如今，一条高铁把四座城市连在一起，四座城市成为“铁哥们”。昨天，万州之下的三峡人来到万州坐高铁，火车站在万州。今天他们从自己的城市坐高铁，火车站在家门口。

坐在万州到巫山的动车组上，一个隧道接着一个隧道，一座桥梁接着一座桥梁，说是高铁，其实就是连在四座城市之间的“地铁”。在今天的三峡，有两条河流，一条在大地之上，一条在大地之下，是它们给了三峡的流动，给了中国的流动。所有的美景在隧道之外，在江岸两边。走马观花不是坐高铁的心境。“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古人不知道高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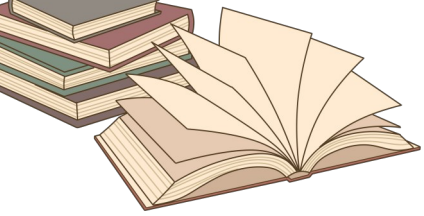


育苗人

色的泥土，一缕腐蚀树叶夹杂脆饼的味道飘散在空气中。转到第四间，倒是热闹了，有书桌，有塑料椅子，有口袋，还有大的铝制粮仓，拥挤得人在里面就只能侧着身子进出了。也就在这时，在堆积物之间，找到了正伏案记着什么的罗先生。

与罗先生说明来意，罗先生就有些腼腆了。罗先生在这里租地种的是盆景造型树根育苗。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还在四处转悠着挖有造型的树根，而罗先生已经在着手育苗再做造型。这块，在全市不是第一人，但能在种子刚刚发芽时就已经造型成功的，罗先生肯定是第一人。罗先生失败过，他翻出他的笔记本，厚厚地，叠起来有一尺高。这些都是数据，每次试验的温度、湿度、时间和土质等都会做好记录，并分门别类保存好的。每次的失败都是下一次成功的经验，所以现在的成功率能达到百分之九十，这些笔记功不可没。成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几年，罗先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泡在这里的。因为试验，有时各批种子的观测时间是半夜，那就半夜赶过来统计数据。有时，因为一些奇思妙想，也赶紧记下来，或者付诸试验。原

书虫



批地打发时间。我并不认为只有做学问才能读书藏书。从读书中得到“纯粹”的快乐，是正当而非庸俗的。

作为一个书虫，常常因“阿堵物”的匮乏而悲哀、愤懑，现在的新书往往几十上百块一本，实在让人觉得口袋空空，于是发誓立即去挣大钱。卖新书的书店我几乎已有两年多没去照顾生意了，只是闲时进去翻看翻看，解解馋。听说网上购书便宜，于是盯着手机、电脑在各个卖书网站

与漂泊海外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文物相比，这些回归的国宝无疑是幸运的。在它归来的身影背后，是一个国家不懈的努力，也离不开爱国人士、社会团体、爱国华侨以及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持。第一次通过国际公约无偿追回走私文物，第一次叫停海外中国流失文物拍卖、第一次敦促外国机构退藏返还被盗文物……70余年来，我国通过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等方式，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流失文物回归渐成趋势。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加大文物保护和海外流失文物追讨力度，积极加入国际公约体系，主导制定文物返还国际性规则、上线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发布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强大的国家是推动国宝回归最坚实的后盾，我国不仅成功促成皿天全方彝器身、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1800余件（套）流失文物返还，也为完善文物返还国际秩序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方方案。文物回归，正在进行，每一次文物回归，都是追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激昂着全体中国人内心的奋进力量。

不知道动车，动车不为景停下，动车为站停下，有坐高铁看风景的吗？这是三峡人的高铁思维。乘坐万州到巫山的高铁，景不在路上，景在路上的每一个车站，高铁最理解我们看三峡的心情。

一条大江接受大地上的河流以及我们内心的河流，让河盛满盛世的经验和光泽，有了奔流到海的气势，大海在远方。

一条高铁接受大地上的道路以及我们内心的道路，串起巴山渝水与中原大地，让滔滔长江与滚滚黄河跨越千山来相会，让大美三峡与神奇少林穿越时空来相牵。

早上，动车是郑州胡辣汤的味道；中午，动车是万州烤鱼的味道。

高铁把四座城市和成都、重庆连在一起。2020年12月24日，成达万（成都—达州—万州）高铁开工动员大会在四川、重庆同时举行。从成都出发，两条高铁延伸三峡，双城经济圈，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是高铁把巴渝连在一起，把大巴山连在一起，把嘉陵江、长江连在一起，就是一场茶、一双筷、一杯酒的距离。

三峡不再遥远，远方不再遥远，幸福不再遥远。“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高铁让古人的诗句成为大地上的现实。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会委员）



本常混的朋友圈，也渐渐淡化了，原本喝酒的，也基本戒了，因为得随时开车，所以不能喝酒，原本抽烟的，因为怕烟熏坏了种子，也戒了。说到这些，罗先生有些许的无奈，但马上又被喜悦代替，他说，不过，这些都值得，因为这些树苗已经销往全国了。

当问到这些树苗怎么销售时，罗先生微笑着说，这些树苗是他的合伙人负责联络外销，他只负责技术研发。这样，研发与销售各行其职，共同发展。

这倒是一个好方法。或者说，这也算是他们这种成功的合作模式。说到未来，罗先生说，他将继续扩大规模，继续研发试验，根据客户的需求，在种子发芽时把造型做到最高的成功率和创新技术。这样做的目的，就减少了嫁接成本，也节约了时间，而这些，都是罗先生的研发成果。

为了证实他的技术，他在苗圃里，拔了几株树苗，又在工房里给扒拉出几粒种子。果然，根部已经有了雏形。

与罗先生聊着，夕阳偷偷地西沉。夕阳的余辉越过小河岸边的群花，洒落在河面染红了河水时，抬头望着罗先生的这片地，还有那远处的苗圃，这与河水同步的大地上成片的绿野如骏马在晚霞中尽情奔驰。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李市小学校）

不断比来比去选书，就成了我的日常行为。

当然还有旧书摊。可即使是旧书摊，书也并不便宜。想看的书大多因各种原因不再版，所以绝版的旧书愈显珍贵，于是老板定价也异乎寻常地贵，不像多年以前在重庆南开书市一两块一本，所以也不能把所爱的书都抱回家。由于和老板熟了，便可以将选好而又暂无支付能力的书存放在店里，慢慢凑钱陆续陆续地一本一本买回来。这样便可以防止他人“夺爱”。

有一次一个搞地方志书研究的学者在旧书店一口气买了5000多块钱的书，让我眼红得滴血，整整失眠了三天，做了许多的白日梦，比如建一座私人图书馆。

爱书和恋爱一样，痛并快乐着。
（作者介绍：友孟，本名程浩，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作品曾入选《都江堰百年散文选》等选本，编辑和发表的作品多次荣获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奖一、二、三等奖。现供职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融媒体中心，系都江堰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待花
烂漫

太空运输队

再安全地返回地面
形成一个天地往返系统

飞船要完成往返运输
必须实现精准交会对接
完成“太空之吻”
通过快速自主“太空之吻”
使飞船安全停靠在空间站
上有效地提高了
航天员的安全性
(作者单位：重庆市渝北区
文旅委)

□曹世明

离地球约四百公里的
中国空间站
华人心中的太空港
它沿着椭圆轨道飞行
繁忙的“太空穿梭巴士”
(运输飞船)
将大量的物资和多次次航天员
乘组运送到空间站
在太空短期生活
和工作一段时间

广州南至万州北

□何真宗

广州南至万州北
一个“至”的距离
却有一千三百公里长的思念

广州南之前不叫广州南
高铁像一把岁月的利剑
咔嚓一下
钟村镇一分为二
钟村街向北，石壁街向南
带铁的声音，咣当咣当
——一条轨道穿越光阴
穿越内心的抵达
乡愁汹涌而至，故乡在两地起伏
喜悦相约而来——
站在丘陵一样的楼口
我喊你一声，紧接一声
我眼里的泪水
全是移动的亲人
在异乡与故乡之间
是多么和蔼可亲

我想你了，想你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说
说你的时候，还是在想你
——广州南站
我曾无数次地把你的名字
写进一张报纸里
报眼、头条……每一个版面
你的出现，都是牵挂
都是畅想。25条村的激动
又何止是浩浩荡荡的未来

广州、番禺、钟村、石壁……
我用省略号来代替
我所有的记忆和所有的
在广州南一起奋斗的人
愿时光不老青春无期
愿灿烂人生持续不断
愿最远处的你
是我最近的爱

广州南—万州北
万州北—广州南
你来我往，
两头永远都是起点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秋阳照进早晨

□三都河

感觉不到一丝风
城市楼宇和花草树木
宁静在一片祥和里
阳光温柔如水
与人工湖面相映生辉
车流声流淌在远处
像打擦边球一样滑过
举粉红伞的路人
居然能以一罩三

在某个光斑上秀一把
而后遁入林荫之中
秋阳照进早晨
大地依旧郁郁葱葱
蓝绿的主旋律回荡
金黄或褐红的花朵
举过树顶歌唱霞光
只要根须牢牢扎入土壤
生命便会永远蓬勃向上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龙泽平诗六首

登高

向晚登高百念空，
尘心却在五行中。
黛山落日无殊色，
云海茫茫自不同。

邂逅

退休今日意如何，
浊酒半杯枉自多。
醉卧凉亭秋色晚，
夕晖斜照秀湖波。

偶遇回窗

微雨凉风俯首行，
忽闻莺啭唤吾名。
寻声喜见同窗笑，
立地畅言学友情。
岁月催人人可老，
经书在手手难轻。

独酌

月上下楼鸟不飞，
心如止水把家归。
举杯聊对清灯饮，
醉眼朦胧看是非。

夜读

蛙鸣犬吠夜阑珊，
掩卷却思人未眠。
玉兔巡天无睡意，
清辉移影过栏杆。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学生园地

和风儿一起玩(儿歌)

风儿，风儿，你快来，
让风筝和飞机
比呀比高低。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李市
小学一年级学生 指导教师：焦
连红)